詩經傳説彙纂

大雅

十九

内閣文庫
漢書類
一〇二五號
一〇〇冊
二七五函
一四架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一〇二五號
一〇〇函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25	
冊數	100 (62)	
函號	275	207

欽定詩經傳說彚纂卷第十八

明治十年購求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魚倫反 生民如何。克禋音因 克祀。叶養里反 以弗無子。叶奬里反 履帝武敏。叶毋鄙反 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叶相即反 載生載育。叶日逼反 時維后稷。

【集傳】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孔氏穎達曰。鄭以姜嫄爲高辛之世妃。謂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

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孔氏穎達曰。月令稱高禖。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禖。祀名。高猶尊也。禖猶媒也。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作郊禖。則讀高爲郊。鄭於此箋亦云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孔氏穎達曰。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主爲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大牢。祀於郊禖之神。○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大牢者。以兼祭先禖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顏氏達龍曰。祠以仲春。正其候也。祭以大牢。尊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孔氏穎達曰。天子親往。敬其事。故親祭之。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音獨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孔氏穎達曰。禮。天子所御幸者。使大祝酌酒飲之于郊禖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爲男也。○劉氏瑾曰。此上所言祭郊禖之禮。乃通言古者天子有此禮耳。非專指姜嫄之事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郭氏璞曰。拇迹大指處。○朱子曰。敏字。當爲絶句。叶上韻耳。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孔氏穎達曰。左傳云。邑姜方震大叔。后緍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朱氏公遷曰。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疏云。側室。次燕寢之旁。生子必於側室。以正室燕寢尊故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鄭氏康成曰。時有大人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趾之處。○劉氏瑾曰。姜嫄以高辛子孫之妃。而得祀郊

禖。豈古禮簡質。天子諸侯皆用其禮歟。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迹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集說】王氏安石曰。緜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興。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朱子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案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則非鄭之臆說矣。○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偽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偽妄。而并眞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夫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理之變也。○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輔氏廣曰。初生周人者。實

姜嫄也。生民如何。是又問其所以然也。以下則述其所以然。而終結之以時維后稷一句。蓋言其所生之子。實后稷也。后稷始教民播種。而利及萬世。非天所命而何。宜其始生之靈異乎。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他末反）不坼（敕宅反）不副。（孚逼反叶孚迫反）無菑（音災）無害。（叶音曷）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叶養里反）居然生子。（叶獎里反）

集傳 賦也。誕。發語辭。張子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為大。後有不甚通者。疑皆發語辭耳。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鄭氏樵曰。彌。滿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坼副皆裂也。何氏楷曰。副。本作疈。說文云。判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坼副菑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坼副菑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乎。言上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毋無病苦。子得易生。是天安之也。姜嫄之身。豈不見安於禋祀乎。言姜嫄實見安於禋祀。祈則有子。生之又易。是為禋祀所安也。○蘇氏轍曰。后稷。姜嫄之元子也。既終其月而生。其生也如

達之易。赫然甚異於人。此豈上帝不安之哉。然姜嫄乃反以其由禋祀之故。居然無疾而生子。是以不安而棄之。

○誕寘之隘(於懈反)巷。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敷救反)翼(叶音異)之。鳥乃去矣。后稷呱(叶去聲)矣。實覃實訏。(叶去聲)厥聲載路。

【集傳】賦也。隘。狹。腓。芘。字。愛。胡氏一桂曰。集傳於采薇小人所腓。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如是則正與易咸其腓隨同義。意者牛羊見稷。以足肚遮芘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字。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孔氏穎達曰。上覆下翼。明非一翼。翼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集說】朱氏善曰。牛羊之腓。護之以其股也。鳥之覆。護之以其翼也。人之會伐平林。則又收而置之懷抱也。人與我同類者也。物與我異類者也。而無有不愛護之意。以見天之所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實覃實訏。厥聲載路。此稷之所以異於人也。於是始收而養之。則亦知其受命於天。而不可以常兒待之矣。

○誕實匍(音蒲)匐(蒲北反)。克岐克嶷(魚極反)。以就口食。蓺之荏(而甚反)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瓞唪唪(布孔反)。

【集傳】賦也。匍匐。手足竝行也。岐嶷。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樹也。荏菽。大豆也。孔氏穎達曰。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以爲大豆。旆旆。枝旟揚起也。錢氏文子曰。如旗之旆也。役。列也。孔氏穎達曰。種禾則使有行列。穟穟。苗美好之貌也。王氏安石曰。成秀也。○錢氏文子曰。穟與穗通。穟穟。禾多實也。幪幪然。茂密也。唪唪然。多實也。劉氏彝曰。旆旆。穟穟。幪幪。唪唪。言皆異於常人所種。○言后稷能食時。巳有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爲農師。

【集說】鄭氏康成曰。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輔氏廣曰。此章則言后稷之於種殖。蓋天性自然生知。非從習得。皆所以終首章之意也。○曹氏居貞曰。聖人一種殖之間。而嘉種各遂其性。則所禀之異可知矣。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叶徒口反)。茀(音弗)厥豐草(叶此苟反)。種(去聲)之黃茂(叶莫口反)。實方實苞(叶補苟反)。實種(上聲)實

褎叶徐久反實發實秀。叶思久反實堅實好。叶許口反實穎營井反

實栗。即有邰他來反家室。

集傳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張子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今農民未見致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天幸也。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助。茀。治也。季氏本曰。茀。草盛之名。因草盛而治去之。故茀即爲治也。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何氏楷曰。黃。土色。洪範曰。土爰稼穡。故五穀色多黃。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爲種也。朱氏公遷曰。生意藏於其中。是爲房。生意蓄而欲泄。是爲甲。甲者。草木之仁也。拆則破其種而出之矣。褎。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穟也。黃氏震曰。發者。苗之長盛。秀者。苗之吐華。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穎。禾末也。言其穗重而穎垂也。栗。不秕補履反也。既收成。見其實皆栗栗然不秕也。孔氏穎達曰。左傳云。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栗。邰。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歟。陸氏德明曰。邰。后稷所封國也。今在京兆武功縣。○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劉氏瑾曰。曹氏曰。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弗祀。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

集說 輔氏廣曰。自浸種以至收成。無非盡人力以相助之。而但曰穡者。要其成而言之耳。且稷。大賢也。爲農師。則專於農事。以至於受封有國。而未嘗及於他務焉。古人之精於事也蓋如此。○嚴氏粲曰。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者。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者。報之亦滅裂。鹵莽耕者。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朱氏善曰。實方實苞。自其漬種時言之也。實種實褎。自其始苗時言之也。實發實秀。自其始榖時言之也。實堅實好。自其始實時言之也。實穎實栗。自其實熟而收成時言之也。此稷之播種。所以大有功於斯民。而有邰之封。所以享無窮之報也。○姚氏舜牧曰。天之所以生萬民者稼穡。乃天能生。地能成。而不能使其民之生且成。棄相天之時。因地之利。一一左右而曲成之。使稼穡之利。昭然大播於天下。則有相之道也。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何氏楷曰。此章是后稷已爲農師而教民之事。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孚鄙反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恒古鄧反之秬秠。是穫是畝。叶滿洧反恒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叶扶委反以歸肇祀。叶養里反

集傳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稃音孚二米者也。穈。陸氏德明曰。爾雅作虋。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恒。徧也。謂徧種之也。孔氏穎達曰。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爲徧。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任。肩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

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劉氏瑾曰。后稷得國而始主祭。則宗廟羣神之祀。皆始此矣。

集說 黃氏櫄曰。后稷以前。未嘗無黍稷之種也。特未別其維秬維秠維穈維芑耳。后稷爲之別其類。以時其耕種。故曰誕降嘉種。言后稷降之於民也。非天降之於后稷也。○朱氏善曰。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穈芑言者。自其種之嘉而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秬秠可以供鬱鬯。穈芑可以供粢盛。故降之於民。使得以徧種之。種焉而成。成焉而穫。穫焉而任負以歸。於是爲鬯酒以降神。爲粢盛以享神。此自其始封時言之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反以軷蒲末反叶蒲昧反載燔載烈如字叶力制反以興嗣歲。叶音雪又如字

集傳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揄。抒音暑臼也。陸氏德明曰。抒。蒼頡篇云。取出也。○孔氏穎達曰。謂抒米以出臼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劉氏彝曰。蹂以脫其穗。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陸氏德明曰。叟。字又作溲。濤米聲也。爾雅作溞。浮。爾雅說文並作烰。云烝也。謀。卜日擇士也。劉氏瑾曰。周禮大宰。及儀禮少牢饋食。皆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祭日之吉凶。又案射義將祭。必先

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於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惟。齋戒具脩也。劉氏瑾曰。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齋者。散齋七日。戒者。致齋三日。具。謂所當供。脩。謂埽除糞洒也。○朱氏公遷曰。謀。惟。卽天保所爲吉蠲也。蕭。蒿也。脂。膟音律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牆屋也。羝。牡羊也。孔氏穎達曰。祭不用牝。軷。祭行道之神也。月令。孟冬。其祀行。○鄭氏康成曰。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孔氏穎達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軷祭。其壇隨路所嚮。而爲廣輪尺數同也。○季氏本曰。軷。毛氏以爲道祭。卽鄭氏所謂七祀行神也。冬月陰往陽來。故有此祭。祭在廟門之外。非必有遠行而始軷祭也。燔。傳諸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也。孔氏穎達曰。烈。卽今之炙肉也。○曹氏粹中曰。宗廟與軷皆有尸。燔烈。所以爲尸羞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曹氏居貞曰。朱子雖只指取蕭以下四者而言。然春簸以及謀惟。亦莫非祭祀時事。特春簸以及謀惟。乃將祭時事。取蕭以及燔烈。則臨祭時事。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

【集說】輔氏廣曰。言祭祀之事。前詳於春簸釋烝之事者。不忘本也。載謀載惟而下。備其禮也。其所以祭祀者。以興來歲繼往歲。蓋始終農事也。○曹氏居貞曰。祭祀以農事而始興。則亦以農事而迭舉。今歲豐年而祭。所以報也。亦所以祈也。於是豐年之祥。無或間斷。往歲之豐登可繼。來歲之豐登又興矣。可見后稷之謹祭祀而重農事也如此。○朱氏道行曰。此皆后稷義起之禮。後來周禮皆本此以賁飾之。

○卬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

居歆（下與今叶）胡臭亶時（叶上止反）后稷肇祀（叶養里反）庶無罪悔（叶呼委反）以迄（許乙反）于今（上與歆叶）

集傳 賦也。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菹醢也。瓦曰登。以薦大（音泰）羹也。孔氏穎達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爲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爲大羹湆者。肉汁。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以質故以瓦器盛之。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謝氏枋得曰。天地閒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無聲。惟有理有氣。在冥漠之閒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殽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於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后稷雖肇祀。而未及郊天之禮。以非天子不可也。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歸功之言。○嚴氏粲曰。天生后稷以養民。后稷能教民稼穡以相天。故以功封邰而祀宗廟。爲周家祭祀之始。天

心眷之久矣。自后稷肇祀以來。子孫世修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於天。遂至今日。得以成王業而郊天。天之歆饗。蓋在此耳。周之郊也。因稷而致。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尊后稷以配天。不亦宜乎。○朱氏公遷曰。周人敬天之心。傳自后稷。今以后稷所以敬天者。祀稷而配天。則志意相合。精神相感。神妙之機。有不容言者矣。后稷肇祀之敬。於上章可見。盡志盡物。皆敬也。郊以稷配天。此言帝而不言稷者。統於尊也。帝享。則稷亦享之矣。○朱氏善曰。上章言后稷之祀。此章遂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夫莫高於天。莫尊於帝。若不可得而感格也。而香之始升。上帝已安而饗之。豈爲其芳臭之薦得其時而已哉。蓋自后稷之肇祀也。載謀載惟之致其誠。取蕭取羝之致其謹。載燔載烈之致其戒。固未嘗有一毫之罪悔。由后稷而公劉。公劉之心。無以異於后稷也。由公劉而大王。大王之心。無以異於公劉也。由大王而文武。文王武王之心。又無以異於大王也。今至於後王之時。而此心之敬畏。猶前日也。則上帝之饗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畏之相傳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生民詩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經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事。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配天之意。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集傳】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案第三章當爲十句。第四章當爲八句。則去呱訏路音

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閒爲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

集說 段氏昌武曰配天樂歌已見於頌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此殆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與七月之辭相類○吳氏澂曰頌有思文后稷矣生民乃祭之後飲酒受釐時所歌施於人而非施於鬼神者自當爲雅蓋祭祀之時歌之於鬼神者頌詩也受釐之時歌之於生人者雅詩也○劉氏瑾曰此詩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一詩之意實爲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爲受釐之樂歌也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戚戚兄弟待禮反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集傳 興也敦聚貌勾萌之時也鄭氏康成曰勾屈生也芒而直曰萌行道也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坼也體成形也孔氏穎達曰成形者謂至秋乃成爲葦此時未成故言方泥泥柔澤貌陸氏德明曰張揖作苨苨云草盛也戚戚親也呂氏祖謙曰毛氏以戚戚爲內相親惟體之深者爲能識之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

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鄭氏康成曰。王與族人燕。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曹氏粹中曰。几。尊者所憑以為安。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慇勤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先王有仁恩之故。能誠心親戚。其親戚之兄弟。無遠無近。王俱爾而揖進之。與之燕樂。於時王心實悅。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親也。○蘇氏轍曰。道上之葦。其為物也微矣。仁人君子。將於是何求哉。然謂其方且欲生也。故禁牛羊使勿踐之。而況於人乎。故王者內則親睦九族。

外則尊事黃耇。凡以無逆其性。而非有所望之也。此所謂忠厚也。○范氏處義曰。由物理以察人倫。乃知兄弟相親。出於天性。其相聚而處。如葦之同根。其相依而生。如葦之枝葉。所以不可相遠者。亦如此葦也。○輔氏廣曰。兄弟親戚。恩意本厚。其所以至於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疎故耳。若常使相近相見。情意浹洽。則相親相敬。與燕樂。其於肆筵授几之事。自然有不容已者矣。此為首章。一篇之意。皆具於此。○何氏楷曰。此詩二章以下。皆言燕樂。燕樂兄弟之事。然必有此心為之本。而後燕樂不為虛文。

○肆筵設席。叶祥勺反授几有緝御。叶魚駕反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奠斝。古雅反叶居訝反醓他感反醢以薦。叶卽略反或燔或炙。叶陟略反嘉殽脾婢支反臄。渠略反或歌或咢。五洛反

【集傳】賦也。設席。重席也。孔氏穎達曰。旣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莞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緝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乏使也。劉氏彝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也。○朱氏道行曰。老者旣加几。使有所憑則道飲食。祝噎哽。左右之者。不得少閒。故御曰緝。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曹氏粹中曰。案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異姓爲賓者。以同姓無相賓客之道也。膳宰爲主人者。以君尊。不親獻酒也。如是。則獻與酢。皆非宗族親行之禮。推諸侯以見王者。當亦然耳。斝。爵也。夏曰醆。阻限反殷曰斝。孔氏穎達曰。謂之斝者。謂畫禾稼也。○曹氏粹中曰。斝。商爵也。舉商爵者。見周之親親尚矣。周曰爵。醓。醓之多汁者也。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孔氏穎達曰。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歌之。徒擊鼓曰咢。○言侍御獻醻飲食歌樂之盛也。

【集說】李氏樗曰。非特肆筵。又且設加之以重席。非特授几。又且有緝御而侍之。設席者。即周官司几筵所謂設莞筵加繅席。設蒲筵加莞席是也。緝御。即周禮所謂更僕是也。主人獻賓。賓酢主人。洗爵奠斝。則所以飲之者無不至也。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則所以食之者無不至也。飲食之具旣至。而又思所以樂之。凡此皆見親親之誠。無不用其極也。○黃氏佐曰。侍御以養其體。飲以養其陽。食以養其陰。歌樂以和其心。燕禮

之盛如此。所以示慈惠也。

○敦（音雕 下同）弓既堅。（叶吉因反）四鍭（音侯）既鈞。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賢。（叶下珍反）敦弓既句。（古候反 叶古侯反）既挾（子協反）四鍭。四鍭如樹。（叶上主反）序賓以不侮。

【集傳】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孔氏穎達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耳。堅。猶勁也。鍭。金鏃翦羽矢也。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孫氏炎曰。金鏑斷羽。使前重也。鈞。參（音驂）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孔氏穎達曰。輕重鈞停。四矢皆然。故言四鍭既鈞。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音全）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禮記投壺。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注。以勝爲賢。尚技藝也。○儀禮鄉射禮。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注。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之以中爲雋也。句。彀通。謂引滿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既彀。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射禮。搢（音晉）三挾（音浹）一。既挾四鍭。則徧釋矣。孔氏穎達曰。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閒。挾一以扣弦而射也。案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卿大

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

不侮。敬也。令弟子辭。朱氏公遷曰。致其辭命也。所謂無憮音呼無敖。音傲

無偕音佩立。無踰言者也。劉氏瑾曰。投壺注。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謂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憮敖慢也。偕立。不正向前也。踰言。遠談語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

也。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言既燕而射以爲樂

也。呂氏祖謙曰。鄭康成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以詩之所叙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李氏如圭曰。大射主於射。故大夫未舉旅則射。燕射主於飲酒。故王肅以此爲燕射。於燕旅酬後爲之。

【集說】呂氏祖謙曰。四鍭既鈞。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

不侮。○案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酬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耇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輔氏廣曰。前四句。言射而中。又以中多爲賢。後四句。言射而貫革。又以不侮爲德。所謂射不主皮也。中多則藝精。不侮則德盛。

【案】三禮。燕必有射。故此章或主養老行射。或主燕射。而呂祖謙輩。以王肅燕射之說爲長。朱子疑此爲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因下章有曾孫維主句。又改既醉爲荅行葦之篇。既醉言祭。則此篇不得不言祭耳。但祭畢之燕。射以爲樂。稽之三禮。無文可考。故朱子亦作疑辭而未定也。

○曾孫維主。如字或叶當口反酒醴維醹。如主反或叶奴口反酌以大斗。叶腫庾反或如字以祈黃耇。叶果五反或如字黃耇台湯來反背。叶必

畢反

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 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集傳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毛氏萇曰。曾孫。成王也。○陸氏佃曰。周官。王燕。則膳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今此曾孫維主。則以尊事黃耇。所以爲厚也。○朱子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則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孫。皆以爲成王。則誤矣。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勺。孔氏穎達曰。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長勺也。祈。求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王氏逢曰。款。刻也。識。記也。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多福。用蘄眉壽。萬年無疆。王氏逢曰。竝見呂大臨考古圖。皆此類也。台。鮐湯來反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孔氏穎達曰。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引。導。翼。輔。祺。吉也。○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

集說 輔氏廣曰。頌禱之辭。尤見親愛無窮之意。曰黃耇。曰台背。曰壽考。則可見其爲燕父兄耆老之詩也。台背。則老又甚於黃耇也。相引導。則不昧於所適。相輔翼。則不怠於所行。相與年高而德劭也。

附錄 王氏安石曰。以祈黃耇。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呂氏祖謙曰。酌大斗而祈黃耇。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言黃耇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案此詩。漢唐宋諸儒。皆衍序說。以爲周家忠厚。親睦九族。養老乞言。遂於末章疏其義。因言成王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旁贊翼之。如此尊養老人。故得壽考維吉。以受景福。朱子則專作老人自相引翼而得福看。二說皆可通。至序以行葦爲仁及草木。則屬講師附益之辭。殊失詩義。朱子闢之。洵不刊矣。

總論 朱氏善曰。侍御之盛。言其人之不乏也。獻酬之盛。言其禮之無闕也。飲食之盛。言其物之豐也。歌樂之盛。言其聲之和也。前兩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盛。後二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惟致其頌禱之誠。言之固有序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集傳 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

集說 輔氏廣曰。先儒分章之誤。皆由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故也。是以先生於序說不得不明辨之。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集傳 賦也。德。恩惠也。陳氏鵬飛曰。燕接之閒。恩澤充足。故言飽德。○朱子曰。德。王之德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旅酬而酌酒終。無算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又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次二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李氏樗曰。自古人臣之荅其君者。惟冀其受福之多也。天保。報上之詩也。而其所以報之者。不過欲其受遐福。故成王之羣臣。其所以荅其君者。亦曰萬年也。○黄氏櫄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酒可醉也。德如之何而可飽哉。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乃所以爲飽。成王之待羣臣。既醉之以酒。又飽之以德。則其所以待羣臣之禮至矣。是以羣臣祈之。皆愛君之辭也。○輔氏廣曰。醉酒飽德。則行葦所謂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蓋德寓於物。言德則可該之。行葦末句云。以介景福者。泛禱之之辭也。此言介爾景福者。特禱其君之辭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謨郎反

【集傳】賦也。殽。俎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大也。○王氏安石曰。昭明。明德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永作明君也。○曹氏粹中曰。天既錫以壽考。又助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黄氏櫄曰。成王之德。既昭明矣。天如之何而助之。蓋所謂介爾昭明者。所謂錫王勇知之意也。○輔氏廣曰。介爾昭明。欲其君大其明德也。德極於光大。則福亦極於盛大矣。○朱氏公遷曰。光輝盛大。受福之氣象也。○朱氏善曰。上章言介爾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者。亦指福之高明光大而言耳。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尺六反公尸嘉告。叶姑沃反

【集傳】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朱氏公遷曰。虛明。則明之極盛而無以復加矣。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鄭氏康成曰。使王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黃氏櫄曰。尸有祝辭。有嘏辭。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公尸嘉告。先儒以為奉牲以告之辭。愚以為此非祝辭嘏辭也。宗祝傳公尸之辭以告主人。李氏樗曰。蘇氏曰。昭明而能融。高朗而能終。終而復始。福無窮也。惟受福如此。故公尸以善言而告之。

【集說】○輔氏廣曰。昭明有融者。欲其明德之極於盛也。既言昭明。又言高朗者。昭明。但言其明德而已。言高則見其超然於事物之表。言朗。則又見其中虛而表裏瑩徹也。高朗令終。則又欲其高朗之極於常久而能考終命也。然能善其始。則斯能善其終。今雖未有終。既有其始。此公尸所以嘉告之也。所謂公尸之嘉告。則四章以下皆是也。○朱氏公遷曰。昭明與景福相屬。高朗又與令終相貫。皆言福耳。大抵受福之君。為赫赫之命所屬。是以安富尊榮。身顯名著。治化熙洽。休祥畢至。其光明俊偉。氣象自然耳。○朱氏善曰。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

令終。言其福之悠久。此詩之言昭明高朗。猶天保之言單厚多益。若以德言。而實以福言也。

案 既醉之詩。成王嗣位。坐致太平。盡誠敬以事宗廟。備禮文以燕父兄。故頌其德而祝之曰。介爾景福。又進而曰。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其旨遠矣。自漢唐宋儒者。詮昭明之義。都主德以言福。元明以來。始有專主福而不言德者。此傳自講師之見。而非定於朱子。況威儀孔時。是言成王之孝德也。孝子不匱。是言成王之孝德所孚也。孰謂詩人之意。不原諸君德。而徒貢其錫嘏之辭也哉。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叶居何反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牛何反

集傳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劉氏瑾曰。將祭之先。筮其臣之吉者戒之。使之助祭爲祼獻之事。謂之賓客。謂之朋友。皆尊之之辭。所以重祭事也。攝。檢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陳氏鵬飛曰。傳所謂馨香而無讒慝之意也。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孔氏穎達曰。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黃氏佐曰。攝字。有檢佐二義。集傳前後互言之。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

集說 王氏安石曰。其設之也不諱。而爲之也至美。與執爨踖踖。爲俎孔碩。君婦莫莫。爲豆孔庶同意。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匡既飭同意。○黃氏櫄曰。籩豆所以嚴潔者。固王之誠。亦相祀者之敬。祭不在物而在誠。誠之所可見者。寓於威儀之閒。

○輔氏廣曰。其告維何。問尸告之辭若何也。籩豆之靜

嘉德之寓於物也。朋友之攝檢以威儀。德之寓於人也。祭祀之事。無大於此二者。人纔敬。則自然收斂而相攝佐以威儀矣。

○威儀孔時。叶上止反 君子有孝子。叶獎里反 孝子不匱。求位反 永錫爾類。

集傳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劉氏瑾曰。特牲。祝酌酒奠於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觶飲之。嗣子卒飲。洗。酌酒酢尸。尸啐酒。仍奠其觶。匱。竭。類。善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曹氏粹中曰。祭義以為主人則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故威儀甚得其時也。○朱氏公遷曰。攝以威儀。助祭者之威儀也。威儀孔時。主祭者之威儀也。又有孝子以舉奠。呂氏大臨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集說 李氏樗曰。祭義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惟不匱。故為大孝焉。上之人盡其孝道如此。故天錫之以善也。○黃氏櫄曰。不匱云者。記禮者之所謂大孝也。孝之為道。始焉盡之於心。行之於身。施之於家。終焉推之於國。達之於天下。又安有所窮極焉。故曰孝子不匱。惟其孝之不匱也。所以轉相教化。而永錫爾類也。○彭氏執中曰。觀其威儀孔時。可以見成王之奉先孝矣。固宜有孝子繼於其後。永久不匱。代代相傳。蓋天之

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也。○鄒氏泉曰。上章言不特君子之敬。而朋友之攝佐者又敬。是朋友之敬。亦君子之敬也。此章言不特君子之孝。而嗣子之舉奠者。又孝。是孝子之孝。亦君子之孝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叶苦俊反 君子萬年。永錫祚 才故反 胤 羊刃反

集傳 賦也。壼。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

集說 輔氏廣曰。此又問其所謂善者如何。則云使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歷萬年之永。而長錫以福祿與子孫也。○劉氏瑾曰。此述尸告以錫善之意。由其儀物之盛美。故錫之以祚。由其嗣子之盡孝。故錫之以胤。蓋亦各以其類爲報。如楚茨工祝致告之意也。○朱氏公遷曰。下章被祿景命。卽祚也。從以孫子之賢。卽胤也。永錫祚胤。則以世繼世。而福無窮矣。

○其胤維何。天被 皮寄反 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集傳 賦也。僕。附也。王氏安石曰。屬也。○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但乘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祚耳。其實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卽祚也。

○劉氏瑾曰。上章言錫善而兼舉祚胤。此章述尸告錫祚之事。而必發之以其胤維何。下章述尸告錫胤之事。而必發之以其僕維何。蓋錫以胤者。必錫以祚。得其祚者。必得其胤。反覆互言。以見二者相因而兼備也。○錢氏天錫曰。萬年景命。已屬子孫。而子孫之有祚。正君子之福。故仍歸重君子永命上。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鉏里反）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叶奬里反）

集傳 賦也。釐。予（音與）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音院）使爲之妃（音配）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集說 蘇氏轍曰。天之所以屬之者。予之以女子而有君子之行者也。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輔氏廣曰。以賢女爲妃。又隨之而生賢子孫焉。所謂天命之附屬者。莫大於此。觀周家自大王大姜以來之事。則可見矣。

總論 陳氏櫟曰。介爾昭明。君子之賢明也。從以孫子。後嗣之賢明也。由君子之有孝子。故世世予以女士而生孫子。國家千萬世無窮之福。其基本實在於此。父兄之意遠矣。○朱氏善曰。籩豆靜嘉。孝誠之著於物也。朋友攸攝。孝誠之寓於人也。孝子不匱。孝誠之傳於後嗣也。室家之壼。孝誠之形於內助也。錫爾以祚。所以厚其身也。錫爾以胤。所以昌厥後也。釐爾女士。則室家之深遠而嚴肅者。非止於一世。從以孫子。則嗣子之孝誠而不竭者。非止於一人也。此皆述所告之詞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集說 李氏樗曰。先儒以此詩備五福。君子萬年。壽
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昭明有
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考終命也。以某
觀之。非特五福也。方且至於子孫。緜緜延延似續
而不絕。豈特五福而已哉。○朱子詩傳遺說。潘時
舉說既醉詩。以為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
多為言。如華封祝堯。以為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
子。亦是此意。曰。此兩事孰有大於此者乎。對曰。觀
行葦及既醉二詩。見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
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
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先生頷之。

鳧音扶鷖於雞反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
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集傳 興也。鳧。水鳥如鴨者。陸氏璣曰。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鷗
也。陸氏佃曰。鷖鳧屬。鳧好沒。鷖好浮。故鷖一名漚。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
也。馨。香之遠聞也。○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爾雅釋天
祭名。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郭氏璞曰。
祭之明日。尋繹復祭。○邢氏昺曰。詩頌絲衣序云。繹賓
尸。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也。○朱子曰。
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
尸之人。故有此詩。故言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嚴氏
粲曰。水鳥在水中得其所。
喻公尸來燕而安寧也。酒清殽馨。則公尸燕飲。而福
祿來成矣。

【集說】輔氏廣曰。賓尸者。以賓禮燕尸也。此乃繹祭燕尸之樂歌。故不及其他。但重疊言之。以極其尊敬頌禱之誠耳。來。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徐氏常吉曰。案楚茨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以其象神。故不敢褻。而轉爲次日之燕也。燕於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徐氏鳳彩曰。公尸於廟中。必有踧然不安者。今繹爲尸之勞。而享爲賓之逸。爲安其禮而來寧也。惟酒與殽。卽前灌將燔炙之餘。來成。祖考以福祿成就之。卽於燕飮開卜之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毛以爲成王之時。天下太平。萬物衆多。莫不得所。其鳧鷖之鳥。在於涇水之中。得其處也。既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之神。以其明日繹而燕尸。此時公尸之來與王燕也。其來心則安寧。不以己實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心敬之故也。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清潔矣。爾王之殽既馨香矣。乃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飮之。則爲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汝孝子。是爲神所安樂之也。

○鳧鷖在沙。叶桑何反 公尸來燕來宜。叶牛何反 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叶居何反 公尸燕飮。福祿來爲。叶吾禾反

【集傳】興也。爲。猶助也。

【集說】毛氏萇曰。沙。水旁也。○孔氏穎達曰。易需卦九三。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鄒氏泉曰。宜者。稱是燕也。或云宜者。懌其心也。有愜所欲之意。爲訓助。天休之至。有扶持翼相之意。

【附錄】毛氏萇曰。宜。宜其事也。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美。厚爲孝子也。○孔氏穎達曰。鳧鷖在於水傍之沙。而

得其所。公尸之來燕也。自以其來爲宜其事。不以臣故而自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多矣。爾王之殽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來而厚爲孝子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息汝反 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叶後五反

集傳 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泲者也。朱氏公遷曰。泲見伐木篇。

集說 輔氏廣曰。下。自上而下。易辭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鳧鷖來在水中之渚。得其常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似若止得其處。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湑然而泲之。爾王之殽維是脯矣。王用此酒脯。與公尸燕樂而飲之。爲神所饗。福祿來下而與之。

○鳧鷖在潨。在公反 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叶乎攻反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集傳 興也。潨。水會也。許氏愼曰。小水入大水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劉氏瑾曰。二宗字。虛實不同。崇。積而高大也。

集說 黃氏佐曰。宗訓尊。爲主人所賓而居尊位也。既燕。在寢言。所謂酒清殽馨是也。向也敬之如神明。福固高大矣。今也待以殊遇。有隆無替。其視前日之福。寧不積之而益高以大乎。

附錄 孔氏穎達曰。鳧鷖在於水之會。得其常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敬孝子之心。既來與王燕於宗

廟則福祿從此尸所而下與王也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致福祿而來重與王也○廟以尊重稱宗廟故宗為尊也王肅云言尊敬孝子也

○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熏（叶眉貧反）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叶豐勻反）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居銀反）

【集傳】興也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毛氏萇曰亹山絕水也○孔氏穎達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集說】黃氏佐曰熏熏訓和說蓋燕主通情非若向者象神之嚴肅也○孫氏鑛曰無有後艱可見古人兢戒慎意

【附錄】毛氏萇曰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孔氏穎達曰鳧鷖在山絕水之亹得其常處公尸之來止於燕坐熏熏然其又和悅而得其宜於是行旨美之酒欣欣然歡樂薦燔炙之羞芬芬然馨香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孝子之意不敢多祈故變文不言福祿以見之

【總論】朱氏公遷曰來成來為來下攸降來崇皆即今日言之凡得安樂尊榮如此者是即所謂福也無有後艱則自今以往永永無墜而福常若此矣

【案】鳧鷖之詩漢唐宋諸儒皆定為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固已但毛萇以為燕宗廟之尸鄭則以首章之在涇喻燕祭宗廟之尸二章之在沙喻燕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之在渚喻燕祭天地之尸四章之在潨喻燕祭七祀之尸五章之在亹喻燕祭社稷山川之尸歐陽修破之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

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潀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爲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斯論甚當。是以朱子亦不從鄭而從毛。第毛鄭遵大序以詩中爾字指成王言。朱子謂歌工指主人也。然詩在大雅。則亦言王者矣。毛鄭又以成王誠敬燕尸。爲神所悅。故貺之福祿。朱子則以公尸燕飲而受其福祿。蓋疑假樂是公尸之荅鳧鷖。則此篇不便重言王之受釐。然通考詩之全義。凡言祭者。皆美主祭之誠敬而獲福。無歸神貺於公尸者。且假樂全篇。未露公尸見荅之文。故朱子究疑而未敢定。則毛鄭之指成王。其說亦未可盡非矣。

鳧鷖五章章六句

【集說】范氏處義曰。既醉。鳧鷖。皆祭畢燕飲之詩。故皆言公尸。然既醉乃詩人託公尸告嘏以禱頌。鳧鷖則詩人專美公尸之燕飲。君臣相與燕樂。善頌善禱。祈國祚於萬年。非天下無事。朝廷晏然。

不能也。

假（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樂（音洛）君子。（叶音則）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叶鐵因反）保右（音又）命（叶彌幷反）之。自天申之。

【集傳】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虞書皋陶謨。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朱氏善曰。此自其已然者言之也。）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朱氏善曰。此自其無窮者言之也。）疑此卽公尸之所以荅鳧鷖者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安民官人。卽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民。立君以治民。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朱子曰。我有受福祿之理。故天旣右之。又申之也。董仲舒曰。爲政而宜於民。故當受祿于天。雖只是疊將來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輔氏廣曰。顯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令德顯然明著。民人皆宜之。故天祿之也。保安也。右。助也。命。命之爲天子也。自天申之。則又眷顧無窮之意。在已之德不已。則在天之命無窮也。○嚴氏粲曰。言可嘉樂者。此成王也。有顯顯之善德。宜其在下之民。謂萬姓以和也。宜其在位之人。謂百官以和也。人民皆宜。是可嘉樂。以此能受福祿于天也。

○干祿百福。叶筆力反 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集傳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姚氏舜牧曰。穆穆皇皇。皆敬德之著於容貌者。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干祿而得百福。李氏本曰。本上文令德受祿而言。故其子孫之蕃。至於千億。適爲天子。庶爲諸侯。朱氏道行曰。君子宜民人。天亦報之以宜君王之子孫。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集說 朱子曰。上二句是願其子孫之衆多。下四句。是願其子孫之賢。○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勿忘勿助長之意。曰。不必如此說。不愆是不過。不忘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由舊章。○輔氏廣曰。此說王者干祿而得百福。然却不說其他。只說其子孫之多且賢者。蓋福祿無盛於此也。有能敬可美之德。則自然宜君宜王

矣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是詠上兩句不過乎理不忘乎心只是敬也能敬則能遵先王之法矣○嚴氏粲曰干祿言自求多福謂在我有以致之非天私於王也宜子孫之蕃至於千億傳之無窮也○謝氏枋得曰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心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集傳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季氏本曰與率由舊章相對率舊章則法祖矣率羣匹則尊賢矣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孔氏穎達曰言常爲君王統領天下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也劉氏瑾曰上章願王子孫之多且賢兼適庶而言此及下章稱願之詞則皆但言其適爲天子者蓋主爲王言之也或曰無怨無惡不爲人所怨惡也鄭氏康成曰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

集說 輔氏廣曰威儀以其見於容止者而言德音以其形於聲譽者而言容止抑抑然甚密而無間聲譽秩秩然有常而不替其德可謂全矣能如此則自然無私怨惡矣率由舊章能循用先王之法也率由羣匹能盡用天下之賢也人君而能如此則宜其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也○嚴氏粲曰威儀謹密德音有常皆盛德之所著見故能無所咎怨無所憎惡推誠樂與惟循用羣臣之賢者此章與上章一體不愆不忘爲率由舊章言之也無怨無惡爲率由羣匹言之也○朱氏公遷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得人卽是得天受福無疆四

方之綱。是得天所以得人。天人之相因如此。○鄒氏泉曰。威儀者。德之符也。抑抑。則動容周旋之中禮。聲譽者。德之著也。秩秩。則內外始終之無閒。密於修已。公於用人。則其德盛矣。惟德動天。惟天眷德。此所以能受無疆之福也。修已而密。則有以爲出治之本。用賢而公。則有以得輔治之人。此所以政教兼舉。而天下皆在其統括之內也。○何氏楷曰。羣臣之才品高下不同。各循其匹而衡量之。絕不以一已之私意參預其閒。蓋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所謂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正自如此。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叶羽已反 百辟卿士。鉏里反 媚眉備反 于天子。叶奬里反 不解佳賣反 于位。民之攸塈。許旣反

集傳 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呂氏祖謙曰。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解。惰。塈。息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嚴氏粲曰。羣臣與國同休。是安及羣臣也。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皋陶賡歌之意也。王氏逢曰。書益稷。皋陶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即嘉之之意。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即規之之意。

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

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集說】朱子曰。此章承上章之意。故上云四方之綱。卽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爲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曹氏居貞曰。上章既極其稱願之意矣。此章乃又於稱願之中而寓規警焉。蓋人君居天下之尊。而使治效及於臣下。信可稱也。如或爲之臣者。但知己之得其安。而所以愛君者不知致勉。而使民生之舉安。是豈所願哉。此其規戒之意。有默寓焉者矣。○朱氏公遷曰。百辟。在外之諸侯也。卿士。在內之羣臣也。不解于位。卽之綱之紀而不厭也。於政治之大體而總之無所遺。於其節目而理之無所紊。則天下重任。皆歸於己矣。故臣下恃之以安。而愛之願之。惟欲君之無逸以逸其民也。

【總論】劉氏瑾曰。首章之言。乃一詩之大旨。二章之不愆不忘。三章之威儀德音。所以爲顯顯令德也。三章四方之綱。四章之綱之紀。而民之攸塈。所以宜民也。二章之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四章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所以宜人也。至於二章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三章之受福無疆者。又皆所謂受祿于天。而自天申之也。○朱氏公遷曰。此詩祝其君以顯德致福祿。然所謂福祿者。不惟得天命於一時。尤欲其子孫之賢。而保治於無窮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集說】輔氏廣曰。自行葦至假樂四詩。若如序說而不明其所用。則皆奉上之諛辭耳。先生云。大雅爲受釐陳戒之辭。如此四篇。其受釐之辭也歟。然假樂亦有戒意。故先生不敢斷然以爲公尸荅鳧鷖之作。但爲疑辭於首章之末。而又取東萊之說載於篇終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音易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餱音侯糧。音良于橐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叶戶郎反

集傳 賦也。篤。厚也。公劉。陸氏德明曰。王肅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季氏本曰。公者。侯國尊君之通稱。劉。名。商以前無諱禮。亦如古公之稱亶父也。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居。安。康。寧也。場。疆。田畔也。董氏逌曰。場。疆。皆田之界畔。然詩云迺場迺疆。當有小別。疆。如封疆。所包者廣。故王氏於信南山。言疆者爲之大界。然則場是小界。今之小田塍也。積。露積也。餱。食。糧。糗也。嚴氏粲曰。餱。乾食也。糧。米食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何氏楷曰。橐。今纏腰下者。東方朔傳云。奉一囊粟。是乾餱盛于橐。糧米盛于囊也。輯。和。戚。斧。揚。鉞。孔氏穎達曰。戚揚皆斧鉞之別名。鉞大而斧小。方。始也。○舊說。召康公名奭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謝氏枋得曰。周人以忠厚爲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

集說 蘇氏轍曰后稷始封邰傳於不窋而失其官犇於戎狄之閒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敎成王○曹氏粹中曰于槖于囊則糧聚矣干戈戚揚則兵治矣足食足兵於是乃可以遷○張氏栻曰公劉遷國己與百姓俱無不足之患也○呂氏祖謙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難遷於豳且以爲在邰有疆場積倉爲夏人迫逐乃棄而去攷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竄於西戎至公劉而復與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國於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黄氏櫄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用民之力其篤於爲民之心可見矣孟子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然後可三字足以見公劉厚民之心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叶紛乾反)既順迺宣而無永歎(他安反)陟則在巘(魚輦反叶魚軒反)復降在原何以舟(叶之遙反)之維玉及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叶徒招反)

集傳 賦也胥相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永歎得其所不思舊也巘山頂也(陸氏德明曰巘本又作甗○孔氏穎達曰甗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舟帶也鞞刀鞘(音笑)也琫刀上飾也(何氏楷曰禮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則琫字從玉而非玉名乃刀鞘受飾之

處名之爲琫耳。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朱子曰。容臭如今香囊是也。○劉氏瑾曰。臭者香物。若茝蘭之屬。亦以香囊之中。容此香物。而謂之容臭耳。○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朱氏公遷曰。貴而能勤。所以爲厚。

【集說】朱子詩傳遺說。問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輔氏廣曰。既庶既繁者。言民之來遷者。既衆而且多也。既順迺宣者。言民之來居者。既安而遂徧也。如此。則得其所而無永歎也宜矣。此章。前五句。言相土而居以後事。後五句。言相土以居初時事。言其後民之所以即其安者。由公劉初時躬執其勞如此故也。○錢氏天錫曰。邑居未定。民情已安。民安而後居可定也。陟降。正見上下山原之勞。凡夫形勢之高下。俱要審察。以觀其風氣之萃聚。然後可以定都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叶居良反京師之野。叶上與反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集傳】賦也。溥。大。覯。見也。京。高邱也。師。衆也。京師。高邱而

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彭氏執中曰。公劉營邑於豳。曰京師之時。野。蓋山川盤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

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孔氏穎達曰。地官遺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賓客寄舍其中也。

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嚴氏粲曰。百泉。泉水也。今地理家言泉水所聚爲得水也。杜佑云。百泉在漢爲朝那縣。屬安定郡。在唐爲百泉縣。屬平凉郡。當是其地因詩百泉而得名耳。而望廣原。何氏楷曰。李巡云。土地寬博而平正曰原。溥原。卽豳地。以其地形廣平。則曰原。狀其大。則曰溥。非先有此地名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于京。

于是爲之居室。于是廬其賓旅。于是言其所言。于是語其所語。無不于斯焉。

集說 鄭氏康成曰。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閒。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于京。謂可營立都邑之處。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于是安民館客。施敎令也。○蘇氏轍曰。公劉之營京邑也。自下自上觀之。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敎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輔氏廣曰。旣卽流水之會以觀。則見其廣原之所在。又登在南之岡以望。而復見其高邱之所在。於是卽其衆居之野而爲居室焉。旣宜地利。又順民心也。○鄒氏泉曰。廣原在百泉之側。瞻溥原而必逝百泉者。蓋原惟廣。必周流而後可以徧覽之。高邱在南岡之下。覯于京

而必陟南岡者。蓋京惟高。必登其尤高者。而後可以遠視之。下觀者。觀其包絡之形。方面之正也。上觀者。觀其横峙之形。向背之宜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叶於豈反 蹌蹌七羊反濟濟。子禮反 俾筵俾几。既登乃依。同上 乃造七到反 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 食音嗣之飲於鴆反 之君之宗之。就用之字爲韻

集傳 賦也。依。安也。孔氏穎達曰。上京師之野。于時處處。謂衆民處處。此言于京斯依。則是公家之事。公劉之居此京。依而築宮室。蹌蹌濟濟。羣臣有威儀貌。曲禮注。濟濟。修飾齊一之貌。蹌蹌。翔舉舒揚之貌。俾。使也。使人爲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曹。羣牧之處也。以豕爲殽。用匏爲爵。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李氏樗曰。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如有國有家之重者也。○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許氏謙曰。宮室成而祭之曰落。左氏傳。願與諸侯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徐氏鳳彩曰。自其長國人而言。則公劉爲之君。自其主族人而言。則公劉爲之宗。見同異姓咸在也。東萊呂氏曰。既饗

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哀公四年左傳注楚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即其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孔氏穎達曰毛以為厚乎公劉之為君也既為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既成則饗燕羣臣其來君所公劉則使人為之設筵設几賓來就燕既登席矣乃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羣牧執豕以為殽其飲此酒酌之用匏言其新為邦國儉而禮合也又說公劉已身與之為君與之為大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饗禮當亨太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豳地殺禮也○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為之君復為之大宗乎箋說為長○朱子語類問君之宗之曰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朱氏公遷曰宗字之義朱傳呂說各是一意但此方為燕飲言之則朱子之說為切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叶多涓反）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同上）其夕陽豳居允荒

集傳　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墾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

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孔氏穎達曰。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孔氏穎達曰。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煖。寒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何氏楷曰。使種植各適土之宜。如黍宜高燥。稌宜下溼之類。流泉水泉灌漑之利也。何氏楷曰。使灌漑各盡水之利。如水東畝南。水南畝東之類。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

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曹氏粹中曰。豳在梁山之西。其東蓋迫於山。乃復自西而度之。以益其封域。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公劉居豳。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夕陽者。豳之所處也。度其廣輪。豳之所處信寬大也。○孔氏穎達曰。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稱單也。○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

因甘誓云乃名六卿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方命卿其法與周同也於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范氏處義曰立大國三軍之制以治兵爲徹田什一之法以儲糧言三單則是單而無副然立國之初以周官軍數言之三軍已三萬七千五百人不爲少矣凡周家軍制徹法蓋皆始於此也

案其軍三單毛傳以爲三單相襲也王肅述之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孔疏謂此言在道時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以備禦之然此詩二章已言至豳不應三章方說在道既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單相襲復何禦哉則疏家已覺傳義未安矣至鄭康成據大國三軍之制則宋儒皆從之惟朱子以爲三單未詳然亦未聞以鄭說爲非且總注云定軍賦與稅法既依鄭以稅法爲卽周之徹法則軍賦之定舍周禮奚從耶故存鄭箋於正說不竟闕而勿論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叶古玩反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叶羽已反夾其皇澗遡其過古禾反澗止旅廼密芮鞫居六反之卽

集傳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横渡者也孔氏穎達曰禮有公館私館所以止舍其中也水以流爲順横渡則截其流故爲亂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遡鄉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周禮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汭在豳地鞫水外也○此章又總敘其始終言其始來

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爲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孔氏穎達曰。取其礪石鍛具。所以鍛礪斧斤。伐取材木。乃爲宮室。言其豫事省功也。○王氏應麟曰。史記。公劉自漆沮渡渭。取材用。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孔氏穎達曰。夾者。在其兩旁。遡者。開門嚮之。王肅云。或夾或嚮。所以利民也。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

【集說】呂氏祖謙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與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既兆於此矣。○朱氏善曰。于豳斯館。爲客舍以居也。涉渭爲亂。爲方舟以濟也。取厲。爲斤斧之用。不可以無砥也。取鍛。爲宮室之器。不可以無鐵也。止基。言其居室之初定也。迺理。言其田疇之初治也。衆者。人之多。即止基之驗也。有者。財之足。即迺理之效也。夾澗遡澗。止居益密。復即芮鞫而居之。要其終之盛而言也。

【總論】王氏安石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陳氏際泰曰。太王之遷也。以迫逐。公劉之遷。非以迫逐也。擇而取之也。富庶之後而遷都。故其後遂大。○古者之建國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甘。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夫定軍賦也。取厲鍛也。爲政有三。取材有五。誰能去之。公劉始遷之時。即治及此。有備也。夫

公劉六章章十句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與洞酌卷阿。俱是召公所作。厚民之事。人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

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洞酌。欲王之修德行道也。君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陳氏鵬飛曰。公劉之詩。相類七月之詩。七月言先公之風化。而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洞(音迥)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餴(甫云反)饎(尺志反叶昌里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

集傳 興也。洞。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穎達曰。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孔氏穎達曰。彼器挹之。而注於此器。蓋以潦水之濁。置之大器以澄之。挹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尚可以餴饎。(蘇氏轍曰。言物無不可用也。)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如字又上聲)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朱氏公遷曰。此引表記語。兼釋豈弟之義。)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朱氏公遷曰。此引大學語。專釋父母之義。)

集說 輔氏廣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強教之。故有父之尊。弟以悅安之。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才而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民之心而言也。

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爲民之父母也。○朱氏公遷曰。此以小物之功用。與大德之功用。明人君不可無豈弟之德也。夫以文王之盛德。至極無加。乃得稱爲豈弟。召公以此期之成王。則其戒君之意遠矣。○呂氏柟曰。行潦餴饎汚潔不同也。然挹彼注玆。汚者亦可潔用之。君子與民。上下殊分也。然豈弟以近之。則爲民之父母矣。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濯罍。音雷 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叶古回反

集傳 與也。濯。滌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滌。洗也。濯。浣也。則濯滌。俱是洗浣之名。

集說 張子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類也。○何氏楷曰。罍者。貴器。可以濯罍。言其可以貴用之也。君子以豈弟爲德。於天下之人。教之則無類。立之則無方。宜其爲民之所歸心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濯漑。古愛反 叶古氣反 豈弟君子。民之攸塈。許旣反

集傳 與也。漑。亦滌也。孔氏穎達曰。傳云。漑。清也。謂洗之使清潔也。塈。息也。

集說 輔氏廣曰。攸歸。爲民所歸往。攸塈。爲民所安息。皆所以終首章父母之義也。○徐氏鳳彩曰。可以濯漑。則無物不濯。又不止一罍而已。以物潔滌而可用。興君子和易而民安。

總論 鄒氏泉曰。此詩。見民之休戚在下。而其機則係於上。詞雖褒美。而意則實以勸戒之。召公之善於告君如此。厥後成王祇勤於德。夙夜以綏兆民。而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蓋深有得於召公之訓者。

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音權）者阿。（叶與歌）飄風自南。（叶尼心反）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叶與阿）以矢其音。

【集傳】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曹氏粹中曰。豈弟君子。樂於循理。而以平易近民。人、君之德也。故詩人美人君之德。必以豈弟稱之。矢。陳也。○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此章總敘以發端也。

【集說】輔氏廣曰。此是賦體。皆言其實。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朱氏善曰。太和盛洽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其所。是誠可樂也。然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盛可保其常不衰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之於極盛之時。此有虞所以有皐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矢音也。○王氏逢曰。地勢美而天氣和。則君心悅而臣言入矣。蓋見成王當此之際。其胷次直與天地同流。所以召公繼其詠歌。而以規戒之言進之也。

【附錄】毛氏萇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鄭氏康成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安石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爲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呂氏祖謙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

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案】卷阿首章。毛以爲興。鄭王以爲比。朱子以爲賦。呂以爲三說相須。其義始備。然詩言豈弟君子。毛鄭俱作賢人看。故比興可通。朱子作成王看。則比興無所取。故疑召公從王游於卷阿之上而爲賦也。毛鄭之於此章詩義。似紆曲。不若朱傳爲直捷矣。

○伴（音判）奐（音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在由反）矣。

【集傳】賦也。伴奐優游。閑暇之意。（鄒氏泉曰。伴奐。有精神舒展之意。優游。有啓居自適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酋。終也。○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朱氏公遷曰。言先公。則先王在其中。故傳以先君代先公字。）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集說】輔氏廣曰。伴奐爾游矣。言成王當此閑暇而來游於此也。優游爾休矣。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休也。豈弟君子。呼成王以爲樂易君子也。觀成王閑暇優游於此。則其樂易可知矣。俾爾彌爾性。謂終其壽考。似先公酋矣。謂如周之先公以來善始善終也。於此見召公得保傅之體。不過稱不溢美之意。○朱氏善曰。當閑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以保之於無窮。周之先公。皆能享壽考福祿之盛。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自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也。○姚氏舜牧曰。天保三俾爾。是天所賦畀。此三俾爾。是人所注望。皆忠臣望君之辭。

【附錄】王氏安石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閒之謂也。○董氏逌曰。能充其性。則能似其先君矣。○呂氏祖謙曰。自此章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閑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無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案】俾爾彌爾性。毛鄭以爲終女之性命。朱子從之。作壽考上講。宋元諸儒以性之義廣。未可以命該之。故從德性上詮解者居多。其理亦通。

○爾土宇昄符版反章。亦孔之厚叶狠口下主二反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叶當口腫庚二反矣。

【集傳】賦也。昄章。大明也。或曰。昄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梁氏益曰。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鄭氏注。版。今戶籍也。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注云。如今司空輿地圖也。○言爾土宇昄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孔氏穎達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爲天子者。固自爲百神主矣。

【集說】張氏耒曰。治天下者。雖無事於恢大。幸而洽得於內。則土宇廣於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

矣。非侵伐攻取而得之也。○朱氏善曰。王者之都。雖止乎千里之遠。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昄者。大也。言其無不包也。章者。明也。言其無不洽也。厚者。如地勢之重厚。言其無不承載也。郊焉而祭天。社焉而祭地。所以爲天地之主也。望焉而祭山川。所以爲山川之主也。廟焉而祭人鬼。所以爲人鬼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茀芳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集傳 賦也。茀。嘏。皆福也。曹氏粹中曰。草多謂之茀。茀祿。言得福之蕃茂也。常。常享之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自二章至此章。皆歎美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姚氏舜牧曰。周自文武受命。以至今。而太平無事。極一時之盛。故稱受命長而茀祿康。純嘏。即上文之受命茀祿也。爾常者。常膺此無窮之曆服。常享此太平之茀祿也。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集傳 賦也。馮。謂可爲依者。翼。謂可爲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已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謝氏枋得曰。不求非常之才。而止曰孝德。何也。蓋孝於親者。必忠於

君。唐虞以上無才德之分。如皋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元凱之才。皆德也。○朱氏公遷曰。慈祥。以孝言。篤實。以德言。朱子以馮翼孝德爲四臣。呂氏卽以孝德之人爲可馮翼者。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鎭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以爲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集說 輔氏廣曰。以引以翼。引。如引君以當道之引。翼。如予欲有爲汝翼之翼。呂氏所謂慈祥者。能孝之人也。所謂篤實者。有德之人也。得如是之人以引翼之。則王德無愆。王德無愆。則四方以爲法則。四方以爲法則。則可以居大位而無忝。受天祿而無窮矣。○季氏本曰。馮翼以賢臣之適於用者言。孝德以賢臣之本於心者言。人君能致賢臣以爲引翼。則惟以德自將。而無爲民化。故曰四方爲則。○鄒氏泉曰。享福之道。必由於有德。而有德之助。必在於得賢。馮翼孝德。已用之賢。非無是人。而作詩之意。則主未用者言。馮者。忠諒可託心膂。翼者。才猷可任股肱。孝者。順德善事親。則有移忠之心。德者。行道有得於已。則具正物之學。以之引導。而不昧於所適。以之輔翼。而不怠於所行。則其德日修矣。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音問令望。叶無方反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集傳 賦也。顒顒。魚容反卬卬。五岡反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蘇氏轍曰。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

令望。○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爲綱矣。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乃足上章之義。顒顒卬卬。體貌之尊嚴也。如圭如璋。德行之溫純也。令聞。聲譽之美也。令望。表儀之善也。夫如是然後爲人君之全德。非得賢而引翼之。何以臻此。四方爲綱。四方以爲綱領也。○朱氏公遷曰。綱者。衆紀之所繫。天下歸於一人。猶衆紀屬於一綱耳。○顧氏起元曰。爲則有師道意。爲綱有君道意。

○鳳凰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鉏里反）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集傳 興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孔氏穎達曰。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大安寧。翽翽羽聲也。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理或然也。蔡氏沈曰。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集說 呂氏祖謙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萃聚也。○劉氏濟曰。鳳隱見以時。類君子

之出處。○朱氏公遷曰。禽鳥之性。必欲得所止。賢士之心。必欲致於用。苟得見用。則隨所使令。而皆輸其媚愛于天子矣。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叶彌并反）媚于庶人。

【集傳】興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謝氏枋得曰。媚于天子。愛君也。媚于庶人。為王愛其民也。

【集說】輔氏廣曰。上二章。乃因時鳳凰之至。而以興賢者之來集也。維君子使。維君子命。謂委質於君。一聽其使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者無勉強不得已之意。媚于庶人。則見賢者有維持浹洽之德。後世多以鳳比賢人。蓋本於此。○姚氏舜牧曰。吉人。吉士。總是馮翼孝德之人。在朝曰士。在外曰人耳。○王氏志長曰。亦集爰止。由野而升朝也。始進也。亦傅于天。由庶僚而躋師保也。媚于庶人。所以為媚于天子。舍安民而外。寧復有所謂熙帝載者乎。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布孔反）萋萋。（七西反）雝雝喈喈。（叶居奚反）

【集傳】比也。○陳氏鵬飛曰。比賢者必聚於有道之朝。○朱氏善曰。鳳凰者。賢才之喻。高岡者。朝廷之喻。梧桐者。賢君之喻。朝陽者。明時之喻。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徐氏鳳彩曰。以梧桐生之盛。而後鳳凰鳴之和。興下章聖君有待賢之禮。而後賢才有效用之忠。

山之東曰朝陽。○孫氏炎曰。

朝先見日也。○孔氏穎達日。早見日陽。被溫仁之氣。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陸氏佃曰。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集説 劉氏彝曰。萬物之理。類之所感。有不名而自應。惟其梧桐菶菶萋萋。是以鳳凰雝雝喈喈。非類之自應。不期然而然耶。由此觀之。則君臣感會之機可想矣。○朱氏公遷曰。高岡非潛伏之地。朝陽爲明盛之處。賢者出潛離隱而逢致治之時也。其相遇之盛既如此。必君盡其禮猶菶萋然。則臣得展其所蘊猶雝喈然。其相與之盛當如此。今而賢者集於王朝矣。而禮意之隆。則有望於成王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唐何反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集傳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蔡氏沈曰。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

集説 呂氏祖謙曰。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閒。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菶萋之盛。雝喈之樂。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賢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輔氏廣曰。車馬衆多而閑習。則足以爲招來待遇賢者之具矣。其所以望於王。蓋有不待言

而可知者詩所以言其志而音則聲之成文者其實一也先言以矢其音即其歌而言之也終言矢詩不多即其實而言之也○王氏日休曰此詩非不多也召公以爲不多者愛君之心無已也

總論 范氏處義曰召公進戒曰求賢足矣必曰吉士吉人何也周公作立政以告成王亦曰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蓋憸利之人常近於薄吉善之士常近於厚使人主於用人之際必求吉善之士而信任之雖其天資靜重不求赫赫之名誠足以壽風俗之脈爲國家之福也○朱子曰召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常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歆羨此事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爲之矣○時舉說卷阿詩畢以爲詩中凡稱頌人君之壽考福祿者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既醉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言受天之祿與干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領之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集說 嚴氏粲曰康公三詩皆作於成王將涖政之初公劉泂酌皆直述之辭惟卷阿宛轉反覆使人再三歌詠而後悟蓋其深意所寓實在此篇也

民亦勞止汔許乙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居毀反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叶謨郎反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集傳 賦也汔幾音祈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

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嚴氏粲曰。詭詐也。懷詐面從也。謹。斂束之意。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朱氏公遷曰。憯不畏明。言不畏正理。而無忌憚也。柔安也。能順習也。蔡氏沈曰。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序說以此為名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朱氏善曰。非詭隨無以媚上。而為寇虐之本。非寇虐。無以威下。而遂詭隨之志。詭隨者。柔惡之所為。寇虐者。剛惡之所發。故

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沈氏守正曰。無縱謂明以燭之。斷以絕之也。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

【集說】輔氏廣曰。同列之君子。相戒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不敢肆。而寇虐無忌憚之人。亦且消沮退縮而無所容。如是。然後遠者自然得其安。近者亦自然順習而無所乖忤。而王室定矣。○濮氏一之曰。每章首言民今勞弊。可少休息。京師者。諸夏之本。欲安四方之民。當自恤京師始。○嚴氏粲曰。穆公戒同列之用事者。言國以民為本。民勞則國危。今周民亦疲勞矣。庶幾可以小安之乎。京師。諸夏之根本。愛此京師。則可以安天下也。詭隨者。心知其非。而詐順從之。此姦人也。人見詭隨者無所傷拂。則目為善良。不知其容悅取寵。皆為自利之

計。而非忠於所事。實非善良之士也。苟喜其甘言而信用之。足以名禍亂。致寇虐。但權位尊重者。往往樂軟熟而憚正直。故詭隨之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縱之爲患也。今戒用事者。無縱此詭隨。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用遏止其寇虐。此理明甚。可痛其不畏明也。治道略外而詳內。惟柔遠能邇者。可以安吾君。而何取於詭隨乎。○彭氏執中曰。先言惠中國以綏四方。此出治之序也。後言柔遠能邇。此成治之效也。書言柔遠能邇而必曰難任人。詩言柔遠能邇。而必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女交反叶尼猶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集傳】賦也。逑。聚也。惛怓。猶讙譁也。（朱氏公遷曰。讙譁。即巧言利口之徒。）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朱氏善曰。勉之以修職業之詞。）休。美也。（唐氏汝諤曰。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二休字異義。）

【集說】輔氏廣曰。以爲民逑者。蓋中國者民之所聚也。謹讙。乃詭隨者之態也。上有寇虐之臣。則下有憂苦之夫矣。無棄爾勞者。蓋同列平時相與爲國家慮者。固已有定說矣。○嚴氏粲曰。無縱詭隨之人。以防其惛怓惑亂主聽也。爾前有功於國。今勿棄其前功。則爲吾君之美。謂使其君安富尊榮也。不然敗君之事矣。○鄒氏泉曰。逑。聚也。聚其渙散之心而一之也。○王以安民爲休。遠小人以安民。則民聚而中國惠。享天下治安之美。所以成王者之休也。○沈氏守正曰。當時非眞有除奸之成勞。曰無棄爾勞者。重其責。故往來善詞以誘進之

也。○何氏楷曰。獨言中國者。上章。標天下之大勢發論。此章。則專主修內治而言。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叶于逼反）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集傳】賦也。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集說】輔氏廣曰。罔極。亦是詭隨者之證。以妄隨人則爲惡豈有窮極也。無縱詭隨。式遏寇虐。是防禁小人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是親近賢者也。徒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增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矣。然欲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威儀不謹。則賢者將望然去之矣。豈可得而親之乎。○嚴氏粲曰。非修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慎威儀。然後可以近有德。○謝氏枋得曰。威儀。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有無威儀。若不敬謹威儀。則驕淫傲惰。何所不爲。侮老成。遠耆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黃氏佐曰。人臣之道。所以爲國慮者。莫大於息民之勞。然昔之勞之也。由於用悖德之小人。而今之安之也。必在於親有德之君子耳。○沈氏守正曰。三章。以所以禁奸之本告之。蓋我禁奸。奸愈伺我。君子不日親。則小人終不可疏。故必敬威儀。近有德。而後彼之窺覦消耳。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以世反）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叶蒲寐反）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叶特計反）

【集傳】賦也。愒、徐氏鍇曰。猶憩也。息、泄去。孔氏穎達曰。其憂寫泄而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爲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集說】輔氏廣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辭。觀下篇可見。以身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嚴氏粲曰。詭隨之人。終必名亂。是爲醜厲也。又戒其同列之用事者。云汝雖小子。而所用事甚大。豈可樂佞諛而縱詭隨乎。此詩戎雖小子。及板詩小子蹻蹻。皆戒責同寮。故稱小子耳。○顧氏起元曰。小子。以年言。弘大。以所爲係天下安危。生民休戚言。所爲甚廣大。則去小人以安民者。不容已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音汝是用大諫。春秋傳荀子書竝作簡音簡○吳氏棫曰。諫。諍也。毛詩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荀子。左氏傳。高堂隆傳。皆作簡。古簡讀如蹇。反甫巒切。

【集傳】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孔氏穎達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則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正反。反於正也。王氏安石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爲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彭氏執中曰。正反。則善惡曲直。無不倒置。天下其可得而正邪。每章言愈切而意愈深。玉。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爲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爲王意以相戒也。輔氏廣曰。既是

王欲寶愛之人。必其意以寵任者也。故作詩者。託爲王意以戒止之。

集說 嚴氏粲曰。無良。惛怓。罔極。醜厲。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𡢃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朱氏公遷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憂其任負之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體其愛念之深。皆所以爲同列謀也。

總論 朱子語類。時舉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敘如此。便自可見。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爲戒。時舉因謂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蓋以爲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羣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爲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愼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爲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已。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先生頷之。○彭氏執中曰。此詩以寬治民。以嚴取友。曰綏曰惠。寬而不擾也。曰無縱。曰以謹。曰式遏。嚴而不怒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集說 沈氏萬鈳曰。卷阿。主於用賢。民勞。主於絀不肖。治亂雖異。所以撥亂致治則同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當簡反 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

集傳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

孔氏穎達曰以管管與靡聖同文既無聖法故知無所依繫亶誠也○序以此為凡伯○鄭氏康成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卿士○孔氏穎達曰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胡氏一桂曰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惡也邪吁二公忠愛之懷於此益可見矣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嚴氏粲曰凡伯不欲斥王而歸之於天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己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為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集說】輔氏廣曰正者常道也循其常則民安天既盡反其常道則民亦安得而不盡病話者言語也猶者謀慮也不然則背理傷道也不遠則但為目前之計也人心知有聖人則動作皆有所依據故出話不敢不然為謀不至不遠既已靡聖管管則所為皆是虛妄故曰不實於亶未言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者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用是而諫庶乎其知畏而能止也○朱氏公遷曰既以出話為猶竝言而又以猶之不遠申結之蓋謀出於心而後言出於口二者相對而謀為之主也○顧氏起元曰天以安民為心反其常道故曰板此二句見天變必有人以致之正當修己回天也而人事乃如此故因以責之

○天之方難叶泥涓反。無然憲憲叶虛言反。天之方蹶俱衞反。無然泄泄以世反。辭之輯音集叶徂合反矣。民之洽矣。辭之懌叶弋灼反矣。民之莫矣。

集傳 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朱氏公遷曰。非。詆毀也。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集說 輔氏廣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今乃欣欣然自以爲適。天方蹶動。則人當斂飭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爲事。則是自絕於天矣。始也不有夫聖。終也自絕於天。則其何以能立於人之朝哉。下四句。又教以先謹其言而不妄發。爾辭能和。則民自合。爾辭能悅。則民自定。辭和與懌。則合乎理而異於不然者矣。民合且定。則前所謂卒癉者。其有瘳乎。○嚴氏粲曰。首章責同寮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閒。宜相和協。謂爾之出話爲猶。徒執一已之見者。未必有深長之慮。而惟寮友之閒。和同商議。庶幾合謀并智。可以措民於安耳。○錢氏天錫曰。難。蹶。俱以天運言。板蕩之天。存亡決於頃刻。豈易處之際。故曰難。天心震動。命祚將轉運於他人。故曰蹶。凡言無然。皆懲往戒來之詞。輯和。謂無乖戾。悅懌。謂無暴厲。民洽民莫。便可上同天變。曰輯曰懌。不過一反其不然者。而即收其效。非難事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許驕反。

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叶思邀反 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蕘。如謠反

集傳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爲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爲僚。孔氏穎達曰。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卽。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

集說 蘇氏轍曰。告其寮之信於王者。庶幾王信之而其言易入。○輔氏廣曰。第一第二句。言其同有恩義也。三四句。言其不有於我也。五六句。冀其察也。七八句。欲其警也。○朱氏善曰。我之於爾。其職分雖不同。而其爲王臣則一。故就爾而謀之。將以輸其忠也。而爾乃囂囂而自得。我所言乃今日之急務。汝其可以爲笑乎。古人所以詢及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賤而忽之也。況於寮友之言。其可忽而不聽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反 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其略反 匪我言耄。莫報反叶毛博反 爾用憂謔。多將熇熇。叶許各反 不可救藥。

集傳 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孔氏穎達曰。至誠款款。實而告之。蹻蹻。驕貌。李氏樗曰。說文。蹻蹻。舉足高也。以足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耄。

老而昏也熇熇熾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爲戲耳何氏楷曰當可憂之時而反以之爲謔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是也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集說】輔氏廣曰此章責之又深矣一二句戒其不可慢天也三四句戒其不可忽巳也五六句斥其病也七八句危其禍也○朱氏公遷曰上章誘之使聽其言此章警懼之使不可不聽其言皆以盡其告戒之誠也○朱氏善曰匪我言耄自老夫灌灌者言之也爾用憂謔自小子蹻蹻者言之也夫憂不可戲也苟以憂爲謔則積之之多將如火之燎於原而不可得而撲滅矣

○天之方懠才細反叶箋西反無爲夸苦花反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喪息浪反亂蔑資叶箋西反曾莫惠我師叶霜夷反

【集傳】賦也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者也孔氏穎達曰祭時之尸以爲神象故終祭而不言○王氏安石曰善人載尸畏禍故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歎聲也惠順師衆也○

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爲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集說】輔氏廣曰此章又言上天方怒而戒小人不可行其常態也夫大言以夸人則人或以爲眞能而信之詇言以毗人則人或以爲愛已而親之是以威儀迷亂而不分善惡卒至於使善人反不得有所爲也夫小人用事而善人不得有所爲此民之所以病苦而呻吟也然君臣上下方且迷亂暴虐無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故雖至於喪亂滅亡而嗟歎之聲盈耳而卒無有順我衆之意者也自此而下則其所譏刺漸及於君矣○朱氏公遷曰辭輯辭懌則民合而定夸大毗附則民愁苦而呻吟反覆言之以見治亂之機實在於此也○季氏本曰善人不爲用則民情雖急莫有以遠猶與之葵度者矣故民喪亂無以爲生而卒無恩惠及於衆庶此所以不救藥。

○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以豉反叶夷益反）民之多辟（匹亦反下同）無自立辟。

【集傳】賦也牖開明也程子曰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以通明猶言天啓其心也何氏楷曰左傳言天牖其衷用字同此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圭合孔氏穎達曰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取求攜得而無所費劉氏瑾曰言求之即得而

無費於已以益之也。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耶。

集說 陳氏櫟曰。上之於下。開其本明之天性者。固甚易。導之以邪辟之人。僞者亦不難。因開之易而謹導之之方。可也。豈可導以邪辟耶。○朱氏善曰。天之開民。如壎篪之相和。言必應也。如璋圭之相合。言必同也。如取物之必得。攜物之必從也。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其易如此。上之化下。其道獨不然乎。

○价(音介)人維藩。(叶分邅反)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田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叶胡罪胡威二反)無獨斯畏。(叶紆會於非二反)

集傳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牆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爲蔽也。大宗。強族也。翰。榦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集說 李氏樗曰。王所恃以爲藩籬屏翰。蔽其國家者。在此數者。苟以德懷之。則無有不寧矣。詩人以懷德

維寧閒於中。則宗子維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輔氏廣曰。自价人維藩。至大邦維屏。是自內說及外。大宗維翰。宗子維城。又自疎說及親。自价人至大宗。皆王所恃以爲藩垣屏翰者。然維以德懷之。則王得其所恃以爲安。而同姓宗子。亦且爲我之城矣。王若不務德以爲本。則城壞。城壞而藩垣屏蔽。亦皆傾圮。而禍亂至矣。○彭氏執中曰。王者之治。親親爲大。雖用人以爲藩垣屏而資同姓以爲翰。翰者。所資以立也。又必待同姓以爲城。城者。所恃以固也。曰大宗。曰宗子。其意反覆言同姓之至重至切。蓋垣重於藩。屏不可以無翰。而城又大而且重焉。然在人者。皆有形之勢。而德之在我。乃無形之勢也。故獨曰維寧焉。○徐氏鳳彩曰。藩在垣之外。喻大德之人。足以匡遠也。垣在藩之內。喻羣黎之衆。足以固本也。屏以爲蔽。喻強大之邦。分長方岳。翰以爲幹。喻勳舊之族。聯合人心。惟君懷德。則多助自至。故曰維寧。王

室。維同姓是依。故曰維城。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反 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謨郎反 及爾出王。音往叶如字 昊天曰旦。叶得絹反 及爾游衍。叶怡戰反

集傳 賦也。渝。變也。朱子曰。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張子曰。

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戲豫者。自慢之心。馳驅者。自恣之意。皆不知畏天者也。天者。理而已。理無往而不在。故天無往而不監。知此。則敬天之意常存。而易亂為治不難矣。○朱氏善曰。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也。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慎獨之為貴也。○沈氏守正曰。八章教以同天之在敬也。日明日旦。狀天威也。平時猶然。況怒且渝之時乎。○何氏楷曰。敬非空空畏懼而已。必思所以安民而囘天者。其所懷當在德矣。

總論 朱氏公遷曰。一章至五章。歸咎於天。教戒而切責之。六章。有望於天。欲其易亂以為治。七章。歸本於德。欲其得人心以輔治。八章。則告以天所當敬之故。庶幾亂之反乎治也。

板八章章八句

集說 嚴氏粲曰。朱氏以此詩為切責其寮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姚氏舜牧曰。上篇先致責詞。而以是用大諫終。此篇略提責詞。而以是用大諫始。各一體。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八

日本政府圖書

內閣文庫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十八

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